

岁月如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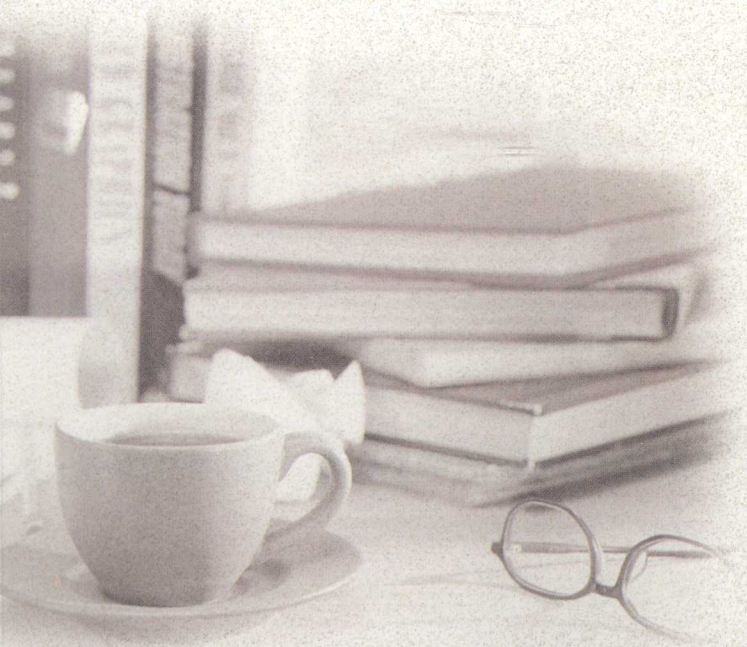
董祥坤 著

—— 一个秘书的往事

秘书职业，不同于一般的机关干部。它是一项要求高、责任大、身份特殊的神圣而又崇高的工作。

回望已经定格在历史画册上的过去，让我有着许多的感受去铭记，有着许多的见证去珍藏，有着许多的沉淀去回味。

SUIYUE RUSHUI



南京出版社

岁月如水

—— 一个秘书的往事

董祥坤 著



南京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岁月如水:一个秘书的往事/董祥坤著. —南京:
南京出版社, 2009. 12
ISBN 978-7-80718-565-9

I. 岁… II. 董… III. 回忆录—中国—当代
IV. I25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210429 号

书 名 岁月如水——一个秘书的往事

作 者 董祥坤

出版发行 南京出版社

社址 南京市成贤街 43 号 3 号楼 邮编:210018

网址 <http://www.njpbs.com/www.njpbs.net>

联系电话 025-83283871(营销) 025-83283883(编务)

电子信箱 webmaster@njpbs.com

责任编辑 樊立文 鲍咏梅

装帧设计 郭春明

印 刷 南京大众新科技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 毫米 1/16

印 张 10.5

字 数 156 千

版 次 2009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718-565-9

定 价 21.80 元

南京版图书若有印装质量问题可向本社调换

序 言

xuyan

从部队离职退休后，在家闲多事少，一些好友劝我写一写过去当秘书的情况。我尽管有些顾忌和踌躇，但衡量利弊后，为充实退休生活，给自己留下点回味，我还是采纳了朋友的建议。

我于1970年12月至1977年10月，担任党的十届中央委员、安徽省委原第一书记、省军区第一政委宋佩璋同志的秘书。从地方“支左”撤回部队一年后，又在某集团军机关继续当秘书、副处长、处长，直至1988年6月调任某炮兵团政治委员。前后相加，共做秘书工作整整十八年。

这十八年，正是我血气方刚的青春年华、风华正茂的美好岁月，也是我人生旅途的重要时期。在这十八年里，我有过一时荣耀风光，也有过迷惘困惑；有过仕途顺达，也有过漪涟波折；有过别人不可相比的青史留痕，也有过人间难以忍受的心灵痛苦。可谓经历了人生的风风雨雨，尝尽了世上的酸甜苦辣，赋予了一些常人所没有的传奇色彩。

秘书职业，不同于一般的机关干部，也不同于一个单位的领导同志。它是一项要求高、责任大、身份特殊的神圣而又崇高的工作。当领导秘书，在工作上没有个人决策权，全是办理和谋划领导交办的事项，不能自作主张某一要事；在

时间上没有自由安排权，整天与领导形影不离，即使偶尔赋闲，也只能“原地待命”；在生活上没有独立支配权，经常加班加点，忙碌不停，就是领导偶有空暇，秘书也难以得到安稳休息。这种秘书工作的特殊性，无疑使我养成了诚厚、正直和内向的性格。

回望已经定格在历史画册上的过去，让我有着许多的感受去铭记，有着许多的见证去珍藏，有着许多的沉淀去回味。若是忘记过去，就意味着对历史的不尊重。我的秘书生涯，确实有些与众不同，累积了不少耐人寻味的启迪、思考和遐想。当然，我当秘书主要是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为尊重历史，实事求是，所记忆的情况自然避免不了那个年代的痕迹，敬请读者明鉴。

作 者

2009年6月于合肥

目录

- 1 序言
- 1 调我给省委书记当秘书
- 4 老秘书的帮助指点
- 7 初受李德生的教诲
- 10 李德生身边的“三才”
- 16 接待江苏省慰问团
- 18 下矿井体验煤矿工人生活
- 21 观看京剧《沙家浜》有感
- 23 许世友上将说我“懂事”
- 26 接待田萱同志
- 28 不收受一斤茶叶
- 30 建议涡阳县为平原植树造林先进典型
- 32 到蚌埠柴油机厂学工
- 35 遇到两起车辆事故
- 37 帮助领导干部解围
- 40 被揪回蚌柴厂“对话”
- 43 协助保护领导干部
- 45 一次劝阻不成的行程
- 47 乘坐飞机查看水灾
- 49 与王恩茂同志的一次见面

51	难以驱散的疑虑
54	在红岗大队蹲点
57	参加开挖“当家塘”
59	神情凝重的 1976 年
62	代写调查报告
64	简朴的婚礼
66	我心目中的史州同志
69	修改检查稿
71	“安徽情况怎样?”
73	与罗瑞卿同厅就餐
75	面对一次人生选择
77	宽心谣
79	省委小花园
82	陪同谢铁骊考察淮海战役古战场
85	给女儿讲故事
87	撰写“施政纲领”
89	“充电”
92	“文山”带来的烦恼
93	信访工作需要正确处理的几个关系
95	一次败笔的教训
98	组织傅永先英模事迹教育试点
100	随团重返安徽走访慰问

102	一篇不同寻常的新闻稿
104	随温宗仁蹲点抓党风廉政建设
107	结合工作写新闻报道
110	政工研究的选题问题
113	习惯于写杂记
116	给机关干部讲军用文书写作课
118	参加全国“双拥”经验交流会
121	送张宝康赴京上任
124	武中奇给我写书法
126	家里有个贤妻良母
128	宴请家乡恩人
131	怀念战友杨崇元
133	看望郭宏杰
135	向宋佩璋同志遗体告别
137	陪同邵华同志摄影
141	安庆的历史文化
146	我看人生
148	性格之我见
154	秘书点滴
158	后记

调我给省委书记当秘书

1970年12月20日，是我终生难忘的日子。这天，我接到上级通知，要调我担任宋佩璋同志的秘书。

从某师政治部机关，直接调至安徽省委给主要领导当秘书，一下子跨越这么大，让我简直始料未及：“自己才21岁，提干刚两年，只有高中未毕业的文化，咋去当省委书记的秘书？能胜任吗？”

然而，单位的领导和战友，却为我这一不平凡的工作调动而感到高兴和自豪。他们有的给予热情鼓励，要我“初生牛犊不怕虎”；有的设宴招待，庆贺我人生仕途的“展翅高飞”；还有的用调侃言语激我：“你21岁当秘书，有什么好担忧的，人家博古20岁刚出头就当党的总书记了。”如此等等，虽出自不同之口，说法也各有千秋，但都较好地打消了我的一些思想顾虑，缓解了我的惶惑畏惧心理，也给了我一定的信心和力量。

翌日，我含着恋恋不舍的热泪，用军人应行的礼节，告别了为我送行的领导和战友，从芜湖乘坐火车来到驻合肥某部政治部报到。干部处申维清处长接待了我，并告诉我宋佩璋同志还在外地开会，尚未回到合肥，要我暂住招待所等候通知。直到第三天上午，申处长带车来到招待所，让我随他一起前去省委宋佩璋处见面报到。不巧，宋佩璋同志正在谈事，警卫参谋小卞便打开宋的办公室，招呼我俩在此稍等。

我怀着紧张不安的心情坐在宋佩璋同志会客室，边与申处长说话聊天，边用眼睛环视四周：三间相连的、不到五十平方米的房子，没有什么特别装饰，铺的深红色地板也年数已久。东边一间是宋的办公室，放有一张办公桌、两张藤椅和一个书架。正面墙壁上挂着一张《毛泽东去安源》的印刷画像。我们在坐的中间这间是会客室，两张三人布质沙发对应而放，其中央摆着一张长形木质茶几，墙角间放有一个衣架。西边一间是秘书办公室，有一张办公桌、两张木椅、一个放文件材料的立式保险柜。宋佩璋的整个办公室，显得简洁、陈旧、雅致。



正当我的目光扫完秘书办公室时，宋佩璋推门进来了。我和申处长立即起身向他敬礼问好。初见宋佩璋，身高一米七八左右，微微发胖，头发稀少偏上，浓眉大眼，络腮胡子，穿着一身新的草绿色军装，讲话声音清脆洪亮。

宋佩璋坐下后，先同申处长寒暄了几句，然后简要地询问了我的一些基本情况。接着，他随和地向我提出了当好秘书的一些要求。概括起来主要有三条：一是要加强自身学习；二是要注意保守机密；三是要熟悉和掌握情况。宋佩璋的话虽然不多，但内容全面，言辞真切，可以说是不刊之论。

第一次面见宋佩璋同志的激动心情，使我思绪万千，难以平静。当晚，我就在自己的宿舍里，把宋佩璋的这三条要求追记在笔记本上，并进行了反复的琢磨理解。这三条要求是相互联系、辩证统一的不可或缺的整体，是当好高层领导秘书的必备条件。学习，是秘书的第一位需要、第一位任务。羽毛不丰满，不可以高飞。无论是知识之源、明理之器，还是工作之基、生存之本，都在于持之以恒地学习。只有博学多才，精古通今，才能不断提高自身素质，真正胜任本职工作。同时，高层领导身边无小事，作为知晓核心机密较多的秘书，应当时时处处给自己嘴巴“站岗放哨”，不该说的就是不能说。否则，“病从口入，祸从口出”，一旦泄露“天机”，就会给领导和单位造成不应有的被动和损失。再是，秘书对上下左右的情况务必了如指掌。有些情况，领导知道的秘书需要知道，领导不知道的秘书也应知道。秘书了解和掌握情况多了，如同一本“活字典”，便于领导随时有问必答、有事必谋。



宋佩璋(前排右一)在基层与随员合影，后排右一为作者。

对宋佩璋同志这三条要求，我尽管始终如一地把它作为自己当秘书的行动准则，无论何时何地都积极努力去践行，但能否真正当好领导秘书，我心里还是没有底数，常常提心吊胆、忐忑不安，一直高兴不起来。因为那时的我，毕竟不谙世事，太稚嫩了。

诚然，这次意想不到的工作调动，竟成了我人生仕途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从此，我就不知不觉地走进了许多人梦寐以求的人生殿堂。

老秘书的帮助指点

刚当秘书,情况不熟,业务生疏,工作起来往往心有余而力不足。那时候,我就像农村人进了繁华的大都市,对一切的一切都感到既新鲜又陌生,言行也有些拘谨笨拙。但是,既然“赶鸭子上架”,把我推上了这个历史舞台,我就不信“卒子过不了河”。只要刻苦学习,常找良师指点,就一定会尽快进入“角色”,顺利到达“彼岸”。

说来也巧,我第一年就碰到三件事,由三位老秘书帮助指点,使自己逐步走上工作正轨。

1971年2月,宋佩璋同志到定远县检查工作,我和警卫参谋小卞随同。当驱车来到县委办公楼时,不见有人等候接待。这时我猛然一惊:坏啦!出发前没有给县里打电话通知。于是,我急不可待地临时派人找来县委书记李昌林(宋佩璋的前任秘书)。宋佩璋与李昌林见面后,知道是我失误了,尽管没有当场批评,但我看得出他们心里是不愉快的。我也晓得,他们之所以能够谅解我,是因为我当秘书才一两个月时间,工作程序和内容还不完全清楚,疏漏舛误之处在所难免。

吃罢晚饭,李昌林来到我的宿舍,以老秘书的身份,与我边谈事情边传授了有关做好秘书工作的一些经验。主要有:领导下基层调研和检查工作(微服私访除外),在不泄密的前提下,秘书要把调研重点、检查内容和行动路线等,提前预告有关单位,以便作好汇报准备,调整工作矛盾;领导到上级开会或去友邻单位参观访问,秘书要提前做好有关携带材料,联系好乘车班次、住宿地址,对本单位同事交代好外出后的联系方式;领导在住地正常上班,对召开会议、情况汇报、人员召见等,秘书都要根据内容轻重、人员主次、时间长短和地点确定等情况,在征得领导的同意后,作出具体安排。李昌林的一席话,使我恍然大悟,从此对这方面的工作有了一定底数。

在定远县蹲了两天后,我们又随宋佩璋到萧县参加“全省农业学大赛座谈会”。出发时,宋佩璋临时改变行车路线,让司机绕道到怀远县

鲍集乡马路大队查看(当时李德生同志抓的二十个后进大队之一),尔后直奔萧县住地。这次会议一结束,我们又根据宋佩璋的要求,从原路返回合肥,当车子经过怀远县鲍集乡时,宋佩璋突然问我:“这是什么地方?”幸好我在行车途中精力比较集中,便马上回答:“是前几天来过的怀远县鲍集乡。”宋佩璋笑了:“还可以,能记住。”

抵达怀远县就餐时,我把宋佩璋在路上考问我的事,给时任县委书记、原李德生秘书苏语同志讲了。他笑着说:“是啊,领导的秘书就是要善于提高记忆力,注意记人、记事、记物,这是当好秘书的基本功和必备条件,有时还可以助领导同志一臂之力。”受到这次指教后,我加强了对这方面的努力,并就怎样提高记忆力问题,在实践中摸索和总结了一些肤浅体会。一是要经常重复,“拳不离手,曲不离口”,重复次数越多,记忆就越巩固;二是要突出重点,分清主次,什么都想记往往什么都难记住;三是要善于联系,从这个事物与那个事物、这个概念与那个概念的联系中增强记忆,不要孤立地死记硬背;四是平时要注意积累资料,“好记性不如烂笔头”。大脑毕竟受到记忆的限制,不可能容量无限。当然,我有了这样的一些感受认识,并非就有了超强的记忆。

这年的下半年,发生了林彪“9.13”叛党叛国事件。在尚未公开传达的前一天,我接到中央办公厅保密电话,指名要我汇报安徽省委常委对“9.13”事件的动态情况。我一时目瞪口呆,居然不知其事,只好喃喃回答:“我不知道。”“怎么不知道?那叫宋佩璋同志接电话。”中办同志有些不耐烦地说。

宋佩璋接完电话后,我才知道事情的原委:“9.13”事件一发生,周恩来总理就及时给各省、市、自治区和各大军区主要领导通报了情况,要求“先在省级党委常委中传达精神”,并规定“省级领导一律暂停外出,随召随到;军队立即进入紧急战备状态”;“各单位主要领导的秘书负责情况联络”。而宋佩璋担心我这个新任秘书难当重任,便将联络任务交给了省委办公室主任史州同志。事后,史州主任主动找我做了思想工作,让我对这件事不要背包袱,只是领导出于工作上的考虑。他还希望我以后处事要慎重有方,不能轻易以“不知道”来搪塞或拒绝。

不经一事,不长一智。不到一年时间,经历了三件事情,给了我三个教训,受到了三次指点,获得了三方面收获。这对我来说太珍贵了,

是用金钱也难以买到的。

“始飞之鸟不可拔其羽，新植之木不可摇其根”。作为一个新任秘书，能够得到领导、老师如此热情帮助指点，是我一生中的莫大幸福，对我后来的工作和成长非常重要。可以说，他们的这种爱心和指点，就像新生儿需要奶汁一样，不仅不可或缺，而且多多益善。

初受李德生的教诲

1971年3月，我随宋佩璋同志到北京参加全国经济计划工作会议。乘机抵达后，会务组同志派车将我们接到京西宾馆七楼就住。这个宾馆建于20世纪60年代初期，隶属中央军委管理，警卫严格，保密条件尚好，中央和军委一些重要会议常在这里召开。当晚，由于会上没有安排集体活动，宋佩璋便让我向会务组要了辆车子，随他一道前去李德生家里拜访看望。

李德生的家，位于天安门东边南池子的锻库胡同，紧邻故宫东墙，是一幢四合院式的住宅。正门侧面有一幢两层楼的公寓房，为秘书、司机和警卫人员的办公及居住地。据说，这幢住宅在“文革”前是总参谋长罗瑞卿同志住的。我们驱车到达时，李德生夫人、总政直工部处长曹云莲在家。她热情地招呼我们到客厅就坐，并告知说：“老李下午参加国务院业务组会议，还没有散会，可能要晚一点回来。”（当时李德生身兼数职，是总政治部主任、北京军区司令员，也是国务院业务组成员）这时，在宋佩璋的要求下，由公务员引路，我们先来到公寓楼沈永权秘书的办公处，看望了在家的一些工作人员，然后又回到客厅，与曹云莲同志海阔天空地闲聊了起来。

大约晚上八点半钟的时候，身着军装、雄姿英发的李德生下班回到了家。他见到我们后，先打了个招呼，后去餐厅就餐。饭后再来客厅时，第一句话就问我：“你是谁啊？干什么的？”

我马上立正向他敬礼。还未等我回答，宋佩璋便介绍说：“他是新来的秘书。”

“那李昌林呢？”李德生问。

“他到定远县当书记去了。”宋佩璋回答。

“好啊，多让他们到基层去锻炼锻炼，熟悉熟悉情况，很需要。”李德生坐下后又问我：“你姓什么？老家在哪里？做过什么工作？”

我拘谨地答道：“叫董祥坤，老家是江苏丹阳县，原在某师宣传科当

干事。”

“当秘书辛苦啊，要经常加班，不适应不行噢。”李德生对我说。

我提高嗓门回答：“是！”由于我刚当秘书，见识不广，时有怯场，所以想不出更多的话语对答首长。

“安徽不错啊，尽管基础差一点，但资源丰富。”李德生接着说：“当然，安徽还比较贫穷，老百姓很苦，现在钱粮也紧张，要想法尽快改变落后面貌，让群众过上富裕幸福生活。”李德生又说：“不干不对，蛮干也不对，我们有责任好好干。为安徽人民多做好事，多办实事。”

我说：“首长讲得对。”

这时，李德生又把话锋转向宋佩璋：“安徽最近形势怎么样？”

宋佩璋很快把安徽省委近期工作情况，向李德生作了简要汇报。

坐在一旁的我，边恭恭敬敬地听着两位首长的谈话，边不时地在笔记本上记录着李德生的重要指示。

李德生听完宋佩璋的情况汇报后，露出了满意的微笑。



李德生同志(前排左四)与集团军机关部分工作人员合影,后排左一为作者。

接着,李德生把当时中央需要重点抓好的几项工作,也给宋佩璋通了气。主要有:要认真搞好批林整风,进一步肃清林彪极“左”思潮;要落实好干部尤其是老干部的政策;要努力恢复和发扬实事求是、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作风。

回到京西宾馆,尽管住房清洁舒适,但我还是久久难以入睡。一方面,能在李德生家里见到倾慕已久的老首长,感到无比的兴奋和激动;另一方面,对李德生的温良亲和、从容诚厚、平易近人的为人形象,情不自禁地暗暗称道;再一方面,我的头脑里总是不时地思考着怎样才能更好地践行李德生首长的教诲。